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

宋 五十六

楊佐

李兑

沈立

張揆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宮

書思

張田

榮誼

李載

姚渙

朱景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  
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為  
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  
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  
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

然謂之兩盤如是累月并幹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  
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  
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  
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  
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  
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  
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為江淮發運使孟  
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鞠

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  
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  
遣開封府再使契丹卒于道年六十一詔恤其家

李兌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為  
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  
宜斬之人服其畧張堯佐判河陽兌言堯佐素無行能  
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  
知任守忠為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

仁宗為罷守忠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  
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兌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  
官格兌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暴故鮮傳世出  
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  
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兌著清節還知河陽  
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兌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精明  
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

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為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為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兄兌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太中大

夫閑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  
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  
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  
悉守為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  
發粟以賑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為責  
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  
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方平上其議後罷權法如所請立召為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適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耶契丹遂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抵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

按長編載仁宗

至和二年十二月尺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澧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

非便詔罷其役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抒恩  
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本傳稱立請止修五股  
等河當加集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  
在此時出為江淮發運使居職辦治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  
官西院江寧府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  
宗問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徙宣州提舉崇  
禧觀卒年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厯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川兵契丹  
內侵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

治守備遊騎為之引去州守媿始謀掠為已功反陷以罪蘊受而不校按幼篤孝蘊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按自薦奏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為集賢校理四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閹士良為鈐轄多撓帥權用

危法中軍校拔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  
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八判太常司農寺  
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拔忠篤誠慤  
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  
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諧而行為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鄆州  
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寘諸法知  
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

濰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拯餓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為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為戶部副使京師賦麴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壓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官修

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取民居從之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衡隄石其秒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為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

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後判太常  
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  
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  
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奕局未終處決已竟  
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  
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為觀察使守邊  
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繼  
遂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都水丞提  
舉沿汴淤泥溉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  
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城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  
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  
復永康為軍因許殺羌衆以為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  
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  
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  
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



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  
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侍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  
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疾苦  
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  
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穫必遭掠多  
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舉戶亡  
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之  
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過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有

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秉常為母梁所戕或云雖  
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實為興  
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為吾患今師  
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  
攻討之畧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為館閣校勘沆  
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  
闔門衰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為改書命黜環為州瑾亦

坐蓑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為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賢校理通判睦州為淮南轉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擢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蒞以能

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闕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  
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祕書丞為監察御史裏行詔治  
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為鹽鐵  
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鞞淀近者王  
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  
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  
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者聽其

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為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罷職知商州神宗時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為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

數百憑依山澤為盜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發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固盜之又可為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為關涇瀆上以征往來聞有昏葬趣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為光州推官

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  
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  
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  
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  
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  
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  
去親側宜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轄歸養十年餘近臣  
表其志行以為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

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  
禪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歷封丘漣水主簿時兄書  
元為望江令同隸津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  
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  
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謚曰清  
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為儒家勝仲自  
有傳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修



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  
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  
害不為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郢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  
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  
詔配西陵洒掃攝度支判官祿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  
差減資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由知蘄州俄提點湖南  
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  
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

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為  
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  
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趾李日尊  
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  
萬必其國有故長虛聲以嚇我耳諜既得實果其兄弟  
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  
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  
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

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為人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為市舶使不欲

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  
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榮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  
縣募民采銅民散為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  
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厯官九年諲舉進士至鹽鐵判  
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頗其利諲請權  
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為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  
絕險林箐瘴毒諲開真陽峽至洸口古徑作棧道七十

間抵清遠趨廣州遂為夷塗復入為開封府判官太康  
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  
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為首者而流其餘譴持不從各具  
議上之中書是譴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  
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  
撫使欲論以劫盜譴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  
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為戶部副使以集  
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書

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毆載乃扃戶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為信陽軍安撫使錢明逸等為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堙其井歷知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

之為強食六為州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  
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  
夷策功為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  
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  
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  
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為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  
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

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  
為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捷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為害  
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  
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警終光祿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滎澤簿西方用兵  
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  
州葉驛道遠隸囚為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為葉家關景  
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



廩賑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  
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熙寧初病  
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書之其畧云切聞河北水災  
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  
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  
一詔加賻贈錄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拔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  
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

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也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為疎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師討西夏雍為都會事倚以辨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為之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為左正言首乞

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為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為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仁后喜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為議論望正其罪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

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賑民議者以耗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為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為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力視事出禱雨

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撾登聞鼓願視以為則徽宗召對

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  
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  
選疆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為功琮亦因是希進  
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  
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為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  
者論其括隱稅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  
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咨怨  
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

亂者為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為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掊克為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

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  
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修營城障桂  
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  
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  
制溪蠻侵暴羈靡州雖殺人無得讐報壽隆請聽相償  
蠻始畏戢厯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  
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為鹽鐵判官京東  
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



僕舉貸立息官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為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為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捕為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

請減其罪招之即相率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  
後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焚  
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  
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  
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為寇嶺徼驚揺士宏灼其  
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為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  
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  
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為銘誌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  
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  
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  
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  
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  
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為御史  
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  
而論之鞠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

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關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先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曰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

實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足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强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為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餉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為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為利州以買羊病民仲元更令戶繞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

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鄆鄉縣宰相張士遜先塋隸境內  
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為減  
厯知光虔號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  
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  
不敢與輕法以是為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  
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  
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

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為盜亟捕詰之贓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逋麥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為害時王陶為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

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為三司使判官方關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為言議遂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貸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石三年可使



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挾河良肱言自  
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蔭以休  
又其根盤錯與隄為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迺請不  
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為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遷光  
祿卿知宣州治為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卒年  
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  
子恩試校書郎卞博學多大畧為唐州判官湖北安撫  
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

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為鼎州推官  
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  
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  
果棄也及蠻叛斷渠陽道扼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  
帥唐義問即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  
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衆出  
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  
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為砦盡拔居人

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  
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為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  
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  
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章惇  
憾爽不附已乃摘其言為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  
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崇寧  
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

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  
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  
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  
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  
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遷徙鄜州召對  
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交人  
敗於占城偽表稱賀以為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  
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

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為中國患此前事之  
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  
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發兵未報徙河北轉運使歷度  
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猺  
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  
七十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三

四

中書

臣

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三

列傳

宋五十七

徐禧 李稷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种世衡

古諤諠朴  
師道師中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

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

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

按涑水記聞云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

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賞其言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據此則禧所上治策蓋竊他人之語為之時

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

按王偁東都事畧云禧以

進士充檢討

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

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

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

按東都事畧作鎮南軍

節度推官中

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擢太子中允館



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  
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嘗見世居母  
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  
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  
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  
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  
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今獄官以為反臣不  
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

廷以御史知雜樞密承旨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  
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  
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  
鞠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官獄亦解禧出為荊湖  
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院惠卿在廊廡欲更舊  
漢兵戰守條約按東都事畧云初陝西緣邊兵馬番弓  
箭手與漢兵各自為軍每陣多以番部  
為前鋒而漢兵守城同便利然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  
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以為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  
雜漢番兵團結分守戍每五千諸老將不謂然帝頗采聽  
千人隨屯駐將具條約以上

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渭帥蔡延慶亦以為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龍圖閣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為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詔禧與內待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

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  
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  
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  
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  
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有周九百步  
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  
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舜舉還米脂明日夏兵  
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初彼詔相城禦

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先是种  
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  
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  
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  
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  
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  
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  
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欲斬之既而

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  
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  
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  
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  
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  
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廊延選鋒軍最為驍銳  
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  
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珍與殘

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遂受圍  
水皆為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大半夏人  
蟻附登城尚扶創拒鬪珍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而  
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  
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沒於陳初括奏  
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括料敵踈矣彼來未  
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  
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贈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諡曰

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踈曠有膽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圍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強敵遇至於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



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  
素然削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為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  
越職誥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  
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  
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為陝西轉運使制  
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  
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  
諤起興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

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國困衆離取可決也及出  
境稷督餉民苦摺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斲其足筋  
宛轉山谷間凡數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  
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顛戮  
不請軍食竟不繼謬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  
還取糧既集謬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至削兩  
秩貶為判官永樂既城稷輦金銀鈔帛充物其中欲夸  
示徐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

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為綏州人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  
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  
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  
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即知城事元豐初為  
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一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永  
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鈴轄二人轉六宅使  
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經畧使呂

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闢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西討永能為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索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諜說降其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

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乃降進東上閣門使寧州刺史以  
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  
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援之從間道出永能歎  
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  
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  
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  
為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  
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已

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  
邊人無不痛惜永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  
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

宋史本傳作明州鄞人今據東都事畧改

進士高

第調滁州判官

按東都事畧作滁州軍事推官

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

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

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  
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

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隄百  
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  
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絀  
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  
著為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  
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  
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  
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

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為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林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為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名為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



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  
升東朝使者自是為定制六年拜天章閣侍制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  
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  
畧之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為難起言南交小醜無  
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  
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  
練習繼命指使因督餉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

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坐起邊議罷命劉彛代之

此下按東都事

畧云徙知潭州再閱月徙杭州交人大舉陷欽廉邕三郡以守廣日遏絕其表疏於

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

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

按東

都事畧作謫為邠州團練副使會赦移温州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

仲淹仲淹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彛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  
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彛力居多第進士為  
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  
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  
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  
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彛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  
汴漲議開長城口彛請但啓揚橋斗門水即退為兩浙  
轉運判官知處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彛著正俗方以

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  
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  
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為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  
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於道年七十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  
士上第為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令  
項包魚池為圭田本弛以與民熙寧初提舉淮南常平  
檢正中書禮房事

按東都事畧  
作改戶房

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

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  
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象  
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史巡  
檢之秩明示勸賞皆踊躍順命獨柯陰一首不至本合  
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賈昌  
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  
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  
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臣僕

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  
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  
時鮮儷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為秀  
州判官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為幹當公事河  
湟初復本為秦鳳路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畧蓄積不支歲  
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渝州南川  
獠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壩抗其尤焚積聚以  
破其黨木斗氣索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

建銅佛壩為南平軍初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  
釋其縛置麾下至是摧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  
制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典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  
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  
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  
苟簡因循之治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  
之徒相與憾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  
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圉視四起

交讎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  
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  
逞願陛下深念之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  
浚河之後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  
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

按東都事畧作  
復集賢殿修撰

知廣  
州

召為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

桂州至則論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  
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番與



峒戶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為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為神諜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歛兵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桂管民負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

為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  
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  
於道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舉進  
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  
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  
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發縣門納援  
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

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  
患其嘯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入蠻中於結恩信狄青  
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為姦利欲誅之注  
覺託為游辭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智  
高走大理國母與三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  
將引致卧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閣  
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為其國所殺  
函首歸獻轉為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羣蠻密繕

兵甲乃上疏曰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為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畧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為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畧智高闕民為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

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為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為右監門將軍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堅壁注獨啓闕夜宴如平時復閣門使管幹麟府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鬪懼無以集是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

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  
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  
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李乾德  
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  
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於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  
子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  
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  
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

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  
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為建昌叅  
軍注曰君他日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  
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闕君宜  
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兩岸圯木拔又出大雲風暴怒  
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丁謂妻以  
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歷中楊畋討湖南徭

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畋為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大將蔣偕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苦它郡縣悉效之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為民利知賓客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遷為使知



邕州邕經儂寇井隧蕩然弼綏輯惠養至忘其勤諸洞  
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贊皆感悅無犯邊者  
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望三邊皆漫為  
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  
身先版甬召僚吏賦役為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  
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振於內  
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牆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  
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邕請便

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為辰州遷皇城使降  
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達南征轉弼康州團練使  
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  
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達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  
殿交人納款達欲班師恐為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  
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陵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  
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達賴以善還建所得廣源  
峒為順州枕榔為縣進弼西上閤門使留知順州州去

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  
蚤莫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疆奮起為  
用交人襲取枕榔揚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心賊動  
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  
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而卒詔錄其家  
五人弼能為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  
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為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

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  
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  
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强弩列岸側實捲甲疾趨夏人疑  
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鷄川遽率衆循山行道  
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  
告者乃諜也夏人圍桑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即有變毋  
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  
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

城救馬廣復入益修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為本道將慶兵据北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絕城出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遂平北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

也悉斬之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之功  
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遷鈐轄使  
還徙鄜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羗加帶御  
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方卑  
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鄰道戰沒今  
宜罷援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路而  
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為已平之所以敗非出援

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竒迪逗撓不  
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  
肄習間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竒迪仍索所亡  
卒竒迪歸卒七人奉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  
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寶用兵亡狀  
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今孤軍遠畧久駐賊境退則  
為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  
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踴躍廣挾所得渠帥及

質子在軍而令以次苜蓿餉以是入甯道而無鈔畧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爛遠而平蠻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奇迪遣叔父阿舒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奇迪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氊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舒及大酋二十八人



奇迪以所乘馬授弟阿咱爾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  
爭其尸奇迪得隨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三萬進次歸  
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恕塚天寒士多墮指而  
奇迪竟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遂班師拜衛  
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陳方畧及  
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諸將存  
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閩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為  
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

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東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邇彼惡疾死或以為殺降之報云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

而請罪於府知府李諂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  
正章獻后姍家也所為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  
怒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世衡坐流賓州徙汝州弟  
世材上一官以贖為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  
紘為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簽書同  
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  
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

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諾爾阿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

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諾爾阿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楚而起諾爾阿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

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雅爾康朗凌額

奇兄弟有才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  
會康朗凌令朗默特什奇瑪尼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  
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

按東都事畧載世衡嘗怒一番

落將杖其背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  
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為  
間也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  
附識

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  
盪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遣嵩遺  
康朗凌言朗默特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

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  
龜喻其早歸之意康朗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  
昊元昊疑康朗凌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弇中使其  
臣李文貴以康朗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  
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名  
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  
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  
臣如舊世衡聞雅爾兄弟已誅為文越境祭之

按東都  
事畧及



宋史西夏載記載此事與本傳異世衡遣王萬遠書乃與旺榮非康朗凌也考事畧云世衡使萬齋書遺以橐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見識度萬別有書索之萬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上元吳鎖萬囚於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童立其左右萬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萬萬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萬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萬遠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萬具以對乃褫相衣取書以入命萬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萬囚而使旺榮遣邊將軍送萬還萬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將行因欲并問康朗凌乃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與康朗凌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敵至急焚之而歸版字不可遽泯夏人得之以獻元昊康朗凌無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為世

衡所賣遂稱臣遽此則作文致祭乃所以問康朗凌也附識

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

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閤門祇候世衡死籍為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為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既罷古復辦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

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子古

按東都事畧作詒

諤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

三種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為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名對遷通事舍人官

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閤  
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  
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  
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熙河師  
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路為言古曰均王師也  
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

按東都事畧作以西上閤門  
使知鄜州告老提舉上清太

平宮  
卒

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

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

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  
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  
澗城夏酋凌凌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  
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凌凌當以景詢來易乃止  
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  
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盃名山  
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

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  
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  
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哭遂  
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  
詵以無詔出師名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擲敵四萬衆  
坐集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  
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  
為兩翼身為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

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  
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  
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  
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  
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婁規橫  
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  
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婁責授汝州團練  
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

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棟戢將果莊聚兵于洮岷新羌

多叛諤討襲誅之

按東都事畧作諤以輕兵於鐵城加引進副使

從李憲出塞

收洮州遷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

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

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

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畧安撫副使

按東都事畧作鄜延

路經畧安撫副使

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

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



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  
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  
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  
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饑憊欲以  
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  
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  
狀擢為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

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

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謬  
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稷之餽軍也旦  
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謬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  
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  
紿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  
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為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  
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謬不  
死邊書不已

誼字壽翁

按東都事畧云侗儻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於六經百氏畧通其意熙寧中古

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

山後羌至熙河副將

按東都事畧云為熙河路第七部將

使青唐棟戩遣

果莊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

里誚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

果莊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為路都監自蘭

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果

莊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

宗噶爾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誼刺得其情上  
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  
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  
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  
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果莊就執按東  
都事畧云果莊青宜結久為熙河邊患遂  
合從為寇誼破之俘果莊青宜結以獻  
誼戲問之曰  
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為所  
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閣門使

康州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高使誼統諸將敵  
間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鈴  
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障不相接腴田多

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

此下按東都事畧云凡二  
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

以扼

衝要會遷東上閣門使保州團練使卒

此下按東都事  
畧云紹聖初再

知蘭  
州卒

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令一

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敗岷羌  
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誼至厚待之適有

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城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敵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

追北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挿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睜眦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



十人

師道

按東都事畧云師道初名建中  
避年號改為師極詔賜今名

字彛叔少從張載

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熙州推官權同谷

縣

按東都事畧載易文階為鎮洮軍推官陝西轉  
運使王欽臣辟以為屬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

縣吏

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道緝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

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

擾鄉里足未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

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

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  
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  
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  
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  
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  
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  
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  
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

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

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

按東都事畧載復以涇原鈐轄知西

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

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

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於河澚若將

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

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

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  
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棄達城期以旬日必克  
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  
者立斬之屍於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  
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  
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

此下按東都事畧載以靖夏城失守

降隴州防禦使俄以都統制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劉沓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靜軍節度使從童貫為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

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堯貫高陽關之役造次指揮師道阻其輕進自屬老成之見但業已交鋒勢惟有進無退豈可逆料其必敗預戒軍人為退逃計宿將統師固當如此示却耶至云人持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尤荒唐可笑試思一挺之利孰與五兵設當輟亂旗靡時長戟短戈尚不足支而欲恃木挺以禦敵更不然矣紀載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遼使來

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  
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貲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  
不聽密劾其助敵王黼怒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  
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蘆溝帝思其言起為憲州刺史  
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  
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  
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  
步騎七千

按宋名臣言行續錄云會姚平仲嘗以徑原  
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師道率

與俱北據此合許步騎三千人耳又按東都事畧載師  
道問命即東遇姚平仲以步騎三千戍燕遂與之俱北  
與之俱北至洛陽閭幹里雅布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  
曰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  
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  
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  
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  
金人懼徙砦稍北欽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  
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

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謀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頗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晝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



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  
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  
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為山西巨  
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  
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  
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  
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  
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於敗

按宋名臣言行續  
錄云初師道請簡

料勤王之師分為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賞格示之  
選將分總距敵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乏  
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  
河陽駐滑州進屯敵營之後尅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  
策也不聽平仲敗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  
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  
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敵去矣李邦  
考等畏懦不能用宋史不傳不載附識 既敗李邦考

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  
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鑒簾視之曰  
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御  
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帝曰師道老

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  
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  
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  
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  
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為河  
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  
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  
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

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憲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

姚古為河北制置使

按東都事畧作河東制置使

古援太原師中援

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疑師於河上北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尼雅滿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幹里雅布還師中逼之出境尼雅滿至太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固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  
道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  
鎮定時尼雅滿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  
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  
責以逗撓師中數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  
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辨嚴約古及張灝俱進縉重  
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抵壽陽之石坑為金人所襲五  
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

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  
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  
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  
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  
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  
死國者詔贈少師諡曰莊愍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三